從適所無

以前，我雖然不是個嬌嗲的女人，却一點也不粗魯。現階段，自覺有時過於隨便，不是張三李四都可以交朋友的隨便，是不很在意適當的言行舉止，尤其在熟人面前，於是好幾次口舌招了尤，即使這些小麻煩只是不傷脾胃的鬥嘴，過後仍爲此類「八婆」行爲自怨自慚。別人怎想不重要，自己却爲侮辱了文化教育而耿耿於懷。

引起爭執的對方有時是敏感作祟，有些則故意碼蛋挑骨頭。我當然也有不對，如果我閉口不言，或讓人當我是白痴，爭執便不會發生。我過在說話語氣欠缺軟圓，碰到對方是個沒幽默感的人，誤會往往因此而起。

女友濟楚我的爲人，有大將「原因」說出，我覺得頗有道理。

分析我改變（從幼變粗）的根源眞要說句是社會的錯。我一則要保護自己，同時爲隨應「潮流」，只好一變。

舊的社會風氣教會我以禮以誠對人，朋友間相處，我多持隨和態度。

當別人需要帮助的時候，自己從不考慮疏遠近而竭力帮上一把。

這本來都是應份的，合符道義的做人態度和宗旨，可惜有時被人以卑俗的觀點曲解，氣炸了心肺還是小事，引起的「後遺症」竟損及我的尊嚴，這就不能不從長計議了。

柔聲軟語既犯了令人誤會的「錯」，那就改吧，往後說話便變得冷硬，態度也不再顧及是否會傷人。

「潮流」興沒大沒小，嗆得就嗆，客套禮貌竟成了「老土」柔徵，滿以爲自己學着這些「時代人物」，待人應是不會落伍，却原來事情是調轉不來的。

做人實在不易。

太平小記

球拍即球彈乒乓子稱桌

中國內地開放後，農村中新玩意亦多，職的士高舞後又有桌球。美國的迪斯舞，開始于街頭，後來轉入室內。大陸農村中的士高舞，今日仍在街頭，不如都市中之有的士高。但農村中有桌球房。桌球在上海與北京，都稱「打彈子」，出現于「彈子房」中。舊日上海最多「彈子房」，每一「彈子房」中都有「彈王」，他們技術高明，對「打彈子」每非消費，而是生產，要與人賭錢，每亦讓分。與技較高者較量，亦有別人下注「買」誰「將」，「將」中「彈王」，「將」中「彈王」，「將」中「彈王